上海流量型经济能级指数对标分析及发展思路

江若尘 陈昌东 郑宇晨 陈佳品[1]

(上海财经大学 200433)

【摘 要】：上海应通过要素流量的高效整合配置，成为全球要素流量“中心节点”,体现其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中的中心地位；要高度汇聚人流、物流、技术流、信息流、资金流，构建要素链接、产能链接、市场链接、规则链接，通过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要素流量的充分交换，助推我国“双循环”质量和能级的跃升。

【关键词】：流量型经济 要素流量 能级指数

【中图分类号】:F727.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309(2022)05-0048-009

一、流量型经济的界定和内涵

(一)流量型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目前关于流量型经济的定义没有统一的界定。周振华等(2002)[1]认为流量型经济指的是“一个地区以相应的平台和条件吸引区外的物资、资金、人才、技术和信息等资源要素集聚，并在该地区重组、整合和运作，进而带动各产业部门的发展，再以由此形成并倍增的经济能量向周边乃至更远的地区辐射。通过高效、有序和规范的流动，各要素实现其价值并通过循环不断的流动，要素流量的规模不断扩大，由此达到该地区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孙希有(2015)[2]基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将“流量经济”定义为“在经济领域中各种依靠经济要素或生产物的流动而带来经济效益与发展的经济存在形态的总称”。随着互联网等虚拟平台的出现，石良平等(2019)[3]对流量型经济提出了更加完善的定义，认为流量型经济指的是“数据信息、货物、资金、人才和技术等经济要素在以空间区域(城市)和要素交换配置平台等为载体所形成的实体或虚拟网络中流动、重组、整合和运作，最终形成一个活跃的经济动力系统”。

流量型经济具有流量要素集聚、重组、整合和对外辐射的功能，从而实现资源向核心区域集聚以及向周围区域辐射，使经济要素在整个经济网络中高效流动，并使要素流量的规模不断扩大，最终达到经济要素最优配置和经济系统持续发展的目标。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模式，流量型经济具有数字化、平台化、共享化和空间化等 4 个方面特点(石良平等，2019)。[3]数字化使得存量可以流动起来；平台化极大地缩短要素流动的时间和空间；共享化使得原先被闲置的存量资源流动起来并得以重新配置；空间化使得要素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配置，使流量经济在更广泛的领域实现更合理、更高效的渗透，从而为形成全区域、全国乃至全球范围的流量节点城市奠定基础。

(二)流量型经济的运行逻辑

流量型经济作为数字化时代的经济形态，与传统工业经济形态的区别在于：流量型经济注重要素高效流动和增值，而存量经济则注重资本积累和规模扩张。传统工业经济一般遵循生产要素边际递减规律，即生产要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继续增加生产

[1]**作者简介**：江若尘，管理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昌东，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郑宇晨，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陈佳品，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出是逐渐减少的。相较传统经济形态，流量型经济具有极强的外部性，这就意味着边际递增效应和网络外部效应成为流量型经济中要素的动力机制，即要素一旦流动起来，就可以在流动中实现增值。具体逻辑表现为：要素流动范围越广(横向),流动速度越快(纵向),其调动和配置资源的能力越强。韩伯棠等(2003)[4]基于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将此整合为聚集效应、扩散效应和整合效应，并制作了流量型经济的效应图(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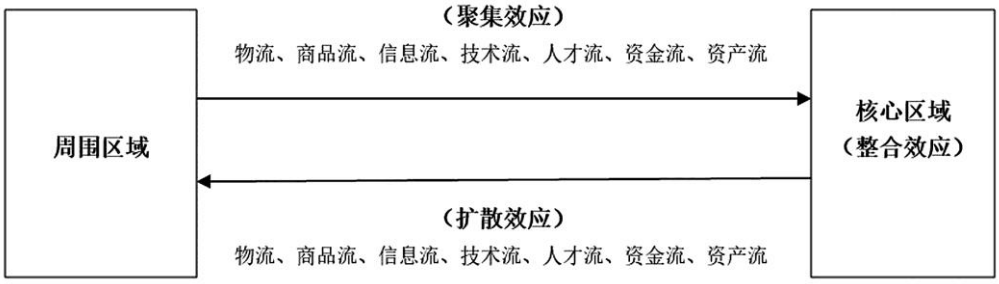

图 1 流量型经济的效应图

二、流量型经济发展能级指数构建与分析

(一)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在借鉴相关理论和《2017 年中国流量经济指数发展报告》[1]等指数构建的基础上，遵循综合性、传承性、发展性、层次性和可行性原则，从制度、经济、社会开放和服务与创新 4 个方面进行度量，设置制度型流量指数类、经济型流量指数类、社会开放型流量指数类和服务与创新型流量指数类，构建了包括 4 个一级指标、11 个二级指标、127 个三级指标的指标体系(图 2、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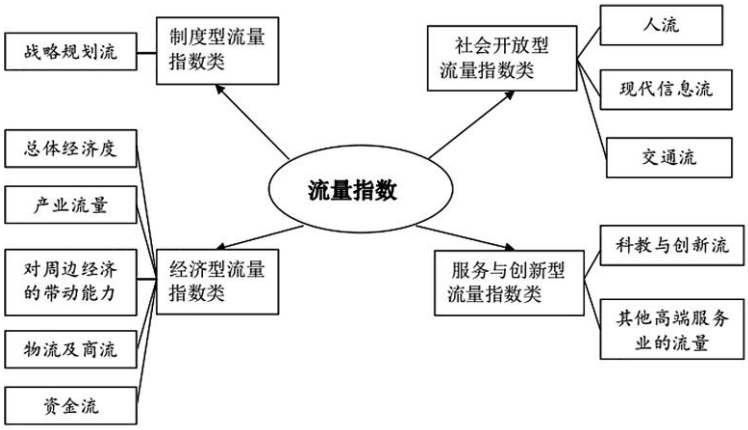

图 2 城市流量型经济发展能级指数指标体系

制度型流量指数类主要衡量政府对流量经济的管理作用，包括：土地交易额、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环保投入、落户人口数、修建公路里程数。经济型流量指数类主要衡量上海作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其流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各个经济维度。社会开放型流量指数类主要衡量流量经济的各种表现形式，包括：人流、现代信息流、交通流。服务与创新型流量指数类主要彰显流量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高端性，包括：科教与创新流、其他高端服务业的流量。

表 1 城市流量型经济发展能级指数指标体系说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制度型流量指数类	战略规划流	1.土地交易额/亿元
		2.土地交易面积/万平方米
		3.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亿元
		4.旅游景点建设数量/个
		5.环保投入/亿元
		6.落户人口数/人
		7.修建公路里程数/公里
		8.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印花税)
		9.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数字城市)
		10.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金融监管)
		11.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产业政策)
		12.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法制)
		13.办公楼竣工房屋面积/万平方米
经济型流量指数类	总体经济度	1.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全球城市竞争力排名)
		2.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投资管理)
		3.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一带一路”)
		4.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全球化)
		5.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长三角经济圈)
		6.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产业集群)
		7.GDP/亿元
		8.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共享经济)
	产业流量	1.世界 500 强企业数
		2.中国 500 强企业数
		3.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新兴产业)
		4.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供应链)
		5.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绿色动力)

		6.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集成电路)
		7.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生物医药)
		8.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人工智能)
		9.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新能源汽车)
		10.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高端装备)
		11.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航空航天)
		12.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新材料)

续表 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对周边经济的带动能力	1.苏州(或天津、广州)的人均 GDP
		2.无锡(或北京、佛山)的人均 GDP
		3.南京(或唐山、肇庆)的人均 GDP
		4.杭州(或沈阳、深圳)的人均 GDP
		5.常州(或盘锦、东莞)的人均 GDP
		6.镇江(或太原、惠州)的人均 GDP
		7.上海(或廊坊、珠海)的人均 GDP
		8.宁波(或通辽、中山)的人均 GDP
		9.合肥(或鞍山、江门)的人均 GDP
	物流及商流(包含服务贸易)	1.外贸进口额/亿元
		2.外贸出口额/亿元
		3.商品零售交易额/亿元
		4.集装箱吞吐量/万国际标准箱
		5.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转口贸易)
		6.外国直接投资额/亿美元
		7.对外投资额/亿美元
		8.“盒马鲜生”门店增加数量/家

		9.网络零售额/亿元
		10.线下累计消费额/亿元
		11.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服务贸易)
		12.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零售业)
		13.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餐饮业)
		14.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电子商务)
		15.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跨境电商)
		16.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物流业)
		17.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商务服务)
		18.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外包)
		19.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会展)
		20.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金融服务)
		21.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经纪人)
		22.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法律服务)
		23.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运输服务)
		24.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旅游)
		25.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建筑设计)
		26.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教育)
		27.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环保)
		28.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医疗)
		29.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社会服务)
		30.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体育)
		31.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特许权使用费)
		32.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分销渠道)
		33.进口依存度
		34.出口依存度

续表 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资金流	1.股票交易额/万亿元
		2.房地产投资交易额/亿元
		3.金融机构数量/家
		4.保险市场交易额/亿元
		5.上海证券交易所总成交额/万亿元
		6.吸引外资额/亿美元
		7.对外投资额/亿美元
		8.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跨境支付)
社会开放型流量指数类	人流(包括人力资源流、旅客流)	1.人口规模/万人
		2.劳动力总量/万人
		3.高素质劳动力数量(具备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学历)/万人
		4.劳动力的年平均薪酬水平/元
		5.外地来沪出差、旅游、探亲的总人次数/万人次
	现代信息流	1.传统媒介发行总量(包含：报纸、图书、期刊)/份(册)
		2.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互联网)
		3.互联网用户数(固定和移动)/万人
		4.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数字化)
		5.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IT 资讯)
		6.百度指数：日均值(短视频)
		7.百度指数：日均值(直播)
		8.百度指数：日均值(微信)
		9.百度指数：日均值(微博)
		10.百度指数：日均值(QQ)
		11.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万户
	交通流(包括：海、陆、空)	1.民航旅客发送量/万人次
		2.铁路旅客发送量/万人次
		3.港口旅客发送量/万人次

		4.公路旅客发送量/万人次
		5.客运总量/万人次
		6.货运总量/万吨
		7.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航运)
		8.人均拥有道路面积(增量指标)/平方米
服务与创新型流量指数类	科教与创新流	1.百度指数：日均值(数据可视化)
		2.百度指数：日均值(数据分析)
		3.百度指数：日均值(数据挖掘)
		4.百度指数：日均值(算力)
		5.专利申请授权数量/万件
		6.研发经费支出/亿元
		7.研发人员数(包含科学家、工程师等)/万人年
		8.教育经费/亿元

续表 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9.中小学学校数(增量指标)/所
		10.中小学专任教师数/万人
		11.新增个体私营企业数/万户
		12.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13.信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其他高端服务业的流量(除科技、金融、休闲旅游业等)	1.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教育)
		2.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总部经济)
		3.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医疗保健)
		4.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咨询)
		5.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创意设计)
		6.百度指数：整体日均值(展会)

(二)分析方法与过程

本文基于数据可获得性和数据准确性的原则，确定上述各个三级指标的数据来源，包括上海市统计局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上海市统计年鉴、百度指数网等，选取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杭州 5 座流量型经济主要城市作为代表，选取时间跨度为 2011—2020 年。

具体分析过程如下：一是针对每个三级指标，计算每个城市在 2011—2020 年每个三级指标的样本均值，并对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二是针对每个城市，计算每个指标在 5 个城市的平均水平，并对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三级指标的得分值；三是按照类别计算简单样本均值，作为该指标类别的二级指标得分值；四是通过德尔菲法确定各个二级指标的权重；五是基于上述权重对各个二级指标进行加权，得到综合的“流量指数”。

(三)结果及分析

基于本文构建的指标框架和上述分析结果，构建 5 座城市流量经济发展能级的“流量指数”。

由表 2 可知，从总的流量指标——“流量指数”看，2011—2020 年上海流量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杭州、深圳和广州，但与北京相比有一定差距，主要体现在 6 个领域：人流、科教与创新流、现代信息流、交通流、产业流量及其他高端服务业的流量。本文将逐一对 11 个二级指标进行分析。

表 2 2021 年上海、杭州、北京、深圳、广州“流量指数”对比

权重	指标类别名(二级指标)	上海	杭州	北京	深圳	广州
5	战略规划流	0.304	0.252	0.323	-0.870	-0.009
4	人流(包括人力资源流、旅客流)	-0.136	-0.063	0.240	0.144	-0.185
4	资金流	1.009	-0.409	0.101	-0.003	-0.698
4	科教与创新流	0.069	-0.307	0.766	0.048	-0.576
3	物流及商流(包括服务贸易)	0.517	-0.810	0.899	-0.416	-0.189
3	现代信息流	-0.096	-0.810	1.276	-0.464	-0.072
3	交通流(包括海、陆、空)	-0.256	-0.396	0.398	-0.300	0.554
3	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带动能力	0.938	0.938	-0.666	-0.605	-0.605
2	产业流量	0.239	-0.827	1.306	-0.158	-0.560
2	其他高端服务业(除科技、金融、休闲旅游业等)	0.284	-0.951	1.513	-0.657	-0.189
1	总体经济度量	0.618	-0.715	1.219	-0.688	-0.434
	“流量指数”	10.264	-9.354	18.617	-11.274	-8.753

1.反思存在差距的维度

一是人流。上海的标准化得分为-0.136,仅高于广州(-0.185),弱于北京(0.240)、深圳(0.144),甚至比同在长三角经济圈的杭州(-0.063)还低，可以看出上海对人才的吸引力呈下行趋势。二是科教与创新流。该指标旨在度量一座城市的科技、教育与创新水平。上海的标准化得分为0.069,弱于北京(0.766),稍强于深圳(0.048)。在这个二级指标维度上，北京的先天禀赋优势太强，其仅“211”高校就达28所，而上海仅有11所。三是物流及商流。上海以0.517的标准化得分低于北京(0.899),但高于杭州(-0.810)、深圳(-0.416)和广州(-0.189)。四是现代信息流。上海以-0.096的标准化得分居5座城市中的第3位，略逊于广州(-0.072),远低于北京(1.276),而杭州和深圳的得分分别为-0.810和-0.464,与北京有较大的差距。五是交通流。上海以-0.256的标准化得分远落后于广州(0.554)和北京(0.398),略领先于杭州(-0.396)和深圳(-0.300)。六是产业流量和其他高端服务业。该指标用于衡量一座城市的产业结构合理性及产业层次的高低，即从产业的视角描述 1 座城市在全国乃至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北京以1.306和1.513的标准化得分一骑绝尘，而上海则以0.239和0.284的标准化得分紧随其后，杭州以-0.827和-0.951的标准化得分垫底。七是总体经济度量，是对所在城市流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宏观度量。上海以0.618的标准化得分居第2位，而北京以1.219分夺魁。

2.保持领先优异的维度

一是战略规划流。该指标反映了政府在流量经济建设中发挥的指导性作用。上海的标准化得分为0.304,与北京(0.323)相当，高于广州、深圳和杭州。二是资金流。该指标反映了一座城市融通金融资产、创造投资与金融交易往来的能力。上海以1.009的标准化得分领先于北京(0.101)、杭州(-0.409)、深圳(-0.003)和广州(-0.698)。三是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带动能力。在该指标上，同处于长三角经济圈的上海和杭州以0.938的标准化得分领先于北京(-0.666)、深圳(-0.605)和广州(-0.605)。由此可见，上海在资金流要素的集聚与辐射上保持极高的竞争力。同时可以看出，虽然北京拥有远多于上海的财富 500 强企业总部数量(北京/上海=55/9,2021年)等有利条件，但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与金融中心，发挥了对金融资产的虹吸效应和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带动作用。

三、上海发展流量型经济面临的问题

(一)传统旅客流存在比较劣势

根据表3中交通流各三级指标可见，上海的比较优势在货运总量，而在民航、铁路和港口发送旅客量上，上海列第3或第4位，存在比较劣势。此外，上海最需要关注的交通流三级指标是人均拥有道路面积，相较其他4座城市，上海的道路略显拥挤。

表3 2011-2020年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交通流三级指标均值对比

交通流的三级指标	上海排名	上海	北京	深圳	广州	杭州
民航旅客发送量/万人次	3	4751.64	7358.30	3941.10	7250.50	1472.30
铁路旅客发送量/万人次	3	9474.53	11875.20	5326.40	12129.10	5492.60
港口旅客发送量/万人次	4	105.26	0	412.70	258.70	572.10
公路旅客发送量/万人次	5	3293.74	62687.10	39056.40	51469.10	17567.00
客运总量/万人次	5	17625.74	81920.60	48736.60	65891.00	25104.00
货运总量/万吨	1	100297.67	26345.30	32981.70	96746.80	32683.60

百度指数：上海整体日均值(航运)	1	101.00	85.30	52.50	61.10	50.80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增量指标)/平方米	5	-0.60	0.01	-0.17	0.13	0.29577

(二)高端产业要素流薄弱

上海的产业流量及其他高端服务业流量指数均显著低于北京，但领先于杭州、深圳和广州。在500强企业数量方面，北京拥有55家500强企业，上海以9家列全国第2位。上海虽拥有较多的跨国公司总部，但其综合质量却低于北京。在高端产业发展方面，上海三大高端产业的发明专利数均排在全国前3位，但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北京和深圳的差距较大。从国际比较看，上海在部分领域具备国际领先水平，但在大部分核心竞争领域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三大高端产业的发明专利数均低于单个国外巨头企业的发明专利数。例如，2019年上海在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领域的发明专利数分别占行业巨头美国IBM的12%和瑞士罗氏的44%(叶东晖，2021)。[5]

(三)新型流量集聚平台稀缺

从平台数量看，北京占据最多席位，共有34家企业上榜，其次为上海16家，广州9家，深圳6家以及杭州5家。从头部企业数量看，在互联网十强企业中，北京占据6家，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各占1家。从平台类型看，北京的互联网企业几乎覆盖了各种平台，包括网络游戏、短视频、电子商务、互联网公共服务、生活服务、网络媒体等。深圳拥有腾讯，杭州拥有阿里，这直接奠定了深圳和杭州互联网之城的强大地位。广州虽然没有腾讯、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但腰部企业的数量却超过深圳和杭州。上海虽然拥有16家互联网企业，但缺乏具有带动作用和辐射力的行业巨头。

(四)人才要素流吸引力下降

上海在流量指数—人流方面的得分仅略高于广州，甚至比不上同在长三角经济圈的杭州，大幅落后于北京和深圳。究其原因，主要是上海对人才的吸引力日渐下降。2011—2020年，上海人才吸引力靠“吃老本”依然是较为稳定的，但相较2013年以来人才吸引力持续上升的广州，以及2017年以来人才吸引力快速增长的杭州，上海人才要素流的增长确实略显缓慢。此外，《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1》报告也指出，2020年上海对人才的吸引力地位被北京及杭州反超，列全国第3位，此前2017—2019年上海一直稳居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的城市。

四、上海发展流量型经济的思路与举措建议

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桥头堡，上海已初步奠定“五个中心”建设的基本框架，要素存量、基础设施建设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在全球资源配置能级、高端资源要素集聚度及流通力、全球产业价值链集成度、要素流量协同效应、流量经济统计体系完备性等方面，与国际公认的顶级全球城市相比尚存较大差距(沈彬彬、张志昂，2018)。[6]纵观全球城市发展路径，纽约、伦敦和东京等顶级全球城市均形成了以高要素流量集聚和辐射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形态。

(一)上海发展流量型经济的总体思路

1.要素流量的高频流动是基础

上海如今已成为“顶流之城”,汇聚了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及物流等多重要素流量。无论是经济内循环还是外循环，推动要素流量高频流动都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和前提。然而，要素流动可能会遇到较大的技术、制度或经济方面的障

碍，亦或由于市场体系不够发达，某些要素交易不能被发现或无法完成，要素的流动无法实现。因此，发展流量型经济首先要破除影响要素流动的制约或障碍。

一是从促进内循环看，只有推动资源要素的市场化，让要素流量能够充分、自由地流动，才能激发内循环的活力，从而扩大社会总体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市场。有市场才会有要素流动，这就要求发展流量型经济必须要有完整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人才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以及原料市场等，并且各个市场体系间能够高效、协同地运转流通。二是从促进外循环看，只有要素流量可以畅通流动时，才能构成完整有效的供应链循环，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和营商环境，进而有效吸引国际流量集聚和流通。因此，无论是经济内循环还是外循环，促进资源要素自由高频流动是供应链和产业链循环的基础和前提，流量型经济的发展可以让要素流量在国内和国际两个轨道上快速高频流动，从而有效疏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流通的堵点。

2.要素流量的高效配置是关键

流量要素能否高效配置决定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质量和能级。所谓质量和能级主要指循环要素自身的质量、循环体系的效率以及辐射能力等方面的差别。上海应通过对要素流量的高效整合和配置成为全球要素流量的“中心节点”,体现其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中的中心地位。上海要充分利用其在要素流量配置方面的中心地位，高度汇聚人流、物流、技术流、信息流、资金流，构建要素链接、产能链接、市场链接、规则链接，通过交换国内国际双循环要素流量，提升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质量和能级。一般而言，流量型经济的发展会同时涌现一批能够高效配置流量要素的平台或企业。

流量型经济的载体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总部型企业。总部型企业一般具有较强的流量要素集聚和配置功能，能够有效促进相关产业链的循环。另一类是平台型企业。平台型企业连接双边市场，打通原有双边市场要素流动的障碍，通过平台的数据和算法实现要素的自由流通和高效配置。同时，平台也融合了线上流量与线下流量，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因此，促进流量要素的高效配置是发展流量型经济的题中之义，也是提高我国新发展格局质量和能级的关键。

3.要素流量的高能增值是重点

要素流量高频流通和高效配置的目的是要素流量能够高能增值，培育较强的辐射能力，助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能级提升。上海发展流量型经济必须增强对各类要素流量的吸引、集聚、配置与辐射能力，通过提升产业能级和扩大产业影响力、辐射力来提升产业竞争力，加快建成新发展格局下的强大枢纽点，更好地辐射带动长三角区域乃至全国的发展，以此来助力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方面，实现要素流量高能增值要求提供高质量的流量要素，并使其在市场上高频自由流动。通过集聚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等高端人才，打造更多更强的创新高地、人才高地、金融高地、数字高地，培育更具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平台、市场、服务机构和总部型企业，掌握更多标准和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促进现代基础产业、技术水平以及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另一方面，实现要素流量高能增值要求提高流量要素的配置效率和辐射效应，全面提升城市、产业和人口三大流量群的配置效率。通过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更强“内核”,促进各类流量通畅流动，催生裂变、聚变反应，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整体优化，带动区域内部相关产业群的发展，促进各类创新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快速发展，进一步提高区域竞争力。

(二)上海发展流量型经济的具体举措

1.坚持“传统流量”与“新型流量”并重

在数字化时代，上海迫切需要大力发展“传统流量”与“新型流量”并重的流量型经济。在传统的工业化时代，上海的相对强项在于具有较大的实体流量，如货物流、资金流等支撑工业化时代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但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这些流量

逐渐失去了竞争力和主动权，对于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作用有限，使得传统流量指标不再成为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尺。因此，上海迫切需要大力发展“传统流量”与“新型流量”并重的流量型经济，特别是要加强对新型高端流量和抽象流量的关注和把握。

具体而言，一是着重吸引高端人才流。人才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尤其是“高精尖”人才。纵观国际顶级城市，都具有极强的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能力，近年来国内很多城市也都纷纷加入“抢人大战”。因此，上海要放眼全球，集聚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等高端人才，吸引、集聚来自全球的“高精尖”人才流。二是着重发展高端的创新要素流。创新是时代和城市发展的灵魂，尤其是解决国家“卡脖子”问题的核心创新和原始创新。因此，上海要以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创新型产业为引领，同时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潜力的“小巨人”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通过创新要素流的集聚和辐射，提高上海流量型经济发展的深度和质量。

2.引导“线上流量”与“线下流量”互相融合

在数字化时代，上海迫切需要发展“线上流量”与“线下流量”相互融合的流量型经济。工业化时代的传统流量主要以线下流量为主，而数字化时代创造了线上流量，并且线上流量比线下流量具有更强的增值能力。流量型经济强调要素间的互联互通，通过互联互通产生协同效应和增值效应。流量要素的流通范围越广、流速越快，其调动和配置资源的能力越强，这就要求流量要素不但可以进行地域间、产业间和产业内的流动，还应该进行线上和线下的二元流动，[2]以实现要素流量的最优配置，进而实现产业增值和产业创新。数字化时代的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颠覆性技术革新，成为打通线下流量与线上流量“任督二脉”的关键技术支撑，破除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边界，实现了万物数字化和万物互联，从而使得线上流量不是虚拟的存在，而是一种物质的创新。

具体而言，一是引导线上流量赋能线下流量。通过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5G 等高新技术的应用，打造数字化应用场景和一批有影响力的数字化平台，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把流量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传统产业在线上流量的赋能下实现产业增值和产业创新，全面提升上海流量价值转化率。二是引导线下流量反哺线上流量。高质量的实体要素能提供高质量、巨能量的流量供给，通过打造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创新高地、人才高地、市场高地、平台高地，加快培育一批世界级的总部型企业，发挥流量集聚和配置的枢纽功能。同时，进一步疏通要素流通障碍，切实推进货物、资金、信息、人才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进而促进线上流量与线下流量互相融合。

3.增强高端要素流量的培育与集聚

流量型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要素高效流动与增值，其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就是数据集聚及配置数据的能力，而数据流动的背后涉及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算力。今天的企业竞争、产业竞争、城市竞争、区域竞争乃至国与国的竞争，很大程度就是算力的竞争。在硬件层面，算力的发展需要持续迭代的高端技术支撑，如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在软件层面，需要为技术应用和数据流通创造充分的场景，与各类政策、制度配合，构造有利于数据流动的外部环境。流量型平台对流量经济的发展和助推极为重要，上海应充分利用资金、科技和人才优势，鼓励互联网企业的发展，营造开放友善的政策环境，增强区域集聚，形成规模效应，同时避免龙头企业“大吃小”现象，谨防马太效应，确保多类型平台协同发展。

具体而言，一是“强引力”,打造强大的流量需求引力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提供更便利的入口、平台、设施和通道，切实推进货物、资金、信息、人才等自由流动，促进国内外各类高端要素流量集聚。二是“聚成势”,提供高质量、巨能量的流量空间供给。打造更多更强的创新高地、人才高地、金融高地、数字高地，培育更具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平台、市场和企业，掌握更多标准、规则等核心话语权，塑造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功能优势。三是“建好群”,全面提升城市、产业和人口三大流量群配置效率，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更强“内核”,汇聚全世界的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等高端人才，打造更多数字经济品牌，为各类创新经济、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提供发展的土壤。

参考文献：

[1]周振华，韩汉君.流量经济及其理论体系[J].上海经济研究，2002,(1):21-31.

[2]孙希有.流量经济新论：基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视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3]石良平，王素云，王晶晶.从存量到流量的经济学分析：流量经济理论框架的构建[J].学术月刊，2019(1):50-58.

[4]韩伯棠，艾凤义，张平淡.流量经济的若干问题研究[J].经济纵横，2003(7):15-19.

[5]叶东晖.聚焦产业链强化上海高端产业引领功能[J].科学发展，2021,149(4):15-24.

[6]沈彬彬，张志昂.流量经济：上海迈向卓越全球城市的新引擎[J].科学发展，2018,118(9):85-88.

注释：

1 财新智库:《2017 年中国流量经济指数发展报告》,2018 年。

2 详见《上海:从发展流量型经济到打造数据流量战略枢纽》。网址: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74100676133133。